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卷三十

王大使威行部下　李參軍冤報生前

詩云

冤業相報　自古有之　一作一受、
天地無私　殺人還殺　自刃何疑
有如不信　聽取談資

話說天地間最重的是生命、佛說戒殺、還說殺一物要填還一命、何況同是生人、欺心故殺、豈得不報、所以律法上最嚴殺人償命之條、漢高祖除秦苛法、只留下三章、尚且頭一句、就是殺人者死、可見殺人罪極重、但陽世間不曾敗露、無人知道、那里正得許多

法儘有溺了綱的却不那死的人落得一死了所以就有陰報那陰報事也儘多却是在幽冥地府之中雖是分毫不爽鮮人看見就有人死而復甦傳說得出來那口强心狠的人只認做說的是夢話自己不曾經見那里肯个个聽却有一等即在陽間受着再生冤家現世花報的事跡顯著明載史傳難道也不足信還要口强心狠哩在下而今不說那彭生驚齊襄公趙王如意遺呂太后竇嬰灌夫輒田蚡這還是道時衰鬼弄人又道是疑心生暗鬼未必不是陽命將絕自家心上的事發眼花撩花上頭變來的只說

些明明白白的現世報、但是報法有不同、看官不嫌絮煩、聽小子多說一兩件、然後入正話、一件是唐逸史上說的、長安城南、曾有僧晝中求齋、偶見桑樹上有一女子、在那里採桑、合掌問道、女菩薩此間側近何處有信心檀越、可化得一齋的麼、女子用手指道、去此三四里、有个王家、見在設齋之際、見和尚來到、必然喜捨、可速去、僧隨他所指處前往、果見一群僧、正要就坐喫齋、此僧來得恰好、甚是喜歡、齋罷、王家翁姥見他來得及時、問道、師父像个遠來的、誰指引到此、僧道、三四里外、有一个小娘子在那里採桑、是

他教導我的、翁姥大驚道、我這里設齋、並不曾傳將開去、三四里外女子從何知道、必是个未卜先知的異人、非凡女也、對僧道、凡煩師父與某等同往訪這女子則个、翁姥就同了此僧、到了那邊、那女子還在桑樹上、一見了王家翁媽、即便跳下樹來、連桑籃丟下了、望前極力奔走、僧人自去了、翁姥隨後趕來、女子走到家、自進去了、王翁認得這家是村人盧叔倫家裡、也走進來、女子跑進到房裡、撥張床來抵住了門、牢不可開、盧母驚怪他兩个老人家、趕着女兒、問道為甚麽、王翁王母道、某今日家內設齋、落末有个

闕之訪
死之求
見皆棄
狀之也

遠方僧來拔齋說是小娘子指引他的某家做此功德、並不曾對人說、不知小娘子如何知道、故來問一聲、並無甚麼別故、盧母見說道、這等打甚麼緊、老身去叫他出來、就走去敲門叫女兒、女兒堅不肯出、盧母大怒道、這是怎的起、這小奴才作怪了、女子在房內回言道、我自不願見這兩个老貨、也沒甚麼罪過、盧母道、鄰里翁婆看你、有甚不好意思、為何躲着不出、王翁王姥見他躲避得緊、一發疑心道、必有奇異之處、在門外着實懇求、必要一見、女子在房內大喝道、某年月日、有販胡羊的父子三人、今在何處、王翁

可畏哉爲惡者何益乎

王姥聽見說了這句、大驚失色、急急走出、不敢回頭一看、恨不得多生兩隻脚、飛也似的去了、女子方開出門來、盧母問道、適纔的話、是怎麽說、女子道、好叫母親得知、兒再世前曾販羊、從夏州來到此翁姥家裡投宿、父子三人、盡被他謀死了、掠了資貨、在家裡受用、兒前生冤氣不散、就投他家做了兒子、聰明過人、他兩人愛同珍寶、十五歲害病、二十歲死了、他家裡前後用過醫藥之費、已比掠得的多過數倍了、又每年到了忌日、設了齋供、夫妻啼哭、擲算他眼淚也。。。。。。。。出了三石多了、兒今雖生在此處、却多記得前事、倘

然見僧化飯所以指點他這兩个是宿世冤仇我還要見他怎麽方纔提破他心頭舊事唬這一驚不小回去即死債也完了盧母驚異打聽王翁夫妻果然到得家裡雖不知這些清頭曉得冤債不了驚悸恍惚成病不多時兩个多死了看官你道這女兒三生一生被害二生索債一生証明討命可不利害麽略聽小子胡謅一首詩

採桑女子實堪奇　記得為兒索債時
導引僧家來乞食　分明遣取赴陰司

這是三生的了再說个兩世的死過了鬼來討冤的

這一件在宋夷堅志上、說吳江縣二十里外、因瀆村、有个富人吳澤、曾做个將仕郎、叫做吳將仕、生有一子、小字雲郎、自小聰明勤學、應進士第、預待補籍、父母望他指日崢嶸、紹興五年八月、一病而亡、父母痛如刀割、傾盡資財、替他追薦超度、費了若干東西、心裡只是苦痛思念不已、明年冬、將仕有个兄弟做助教的、名滋、要到洞庭東山妻家去、求到數里、暴風打船、船行不得、灣泊在福善王廟下、躲過風勢、登岸閒步、望廟門半掩、只見廟內一人、着皂綈背子、緩步而出、卻像雲郎、助教走上前仔細一看、元來正是他

嘆了一大驚明知是鬼魂却對他道你父母晝夜思
量你、不知賠了多少眼淚、要會你一面不能勾、你却
爲何在此、雲郎道、兒爲一事拘繫在此、要速誑對兒
味極苦、叔叔可爲我致此意于二親、若要相見須親、
自到這里來、乃可、我却去不得、嘆息數聲而去、形激
得此消息、不到妻家去了、急還家來對兄嫂說知此
事、三个人大家捬哭了一番、就下了助教這隻原船、
三人同到廟前來、只見雲郎已在水邊、見了父母、
奔到面前、哭拜其述幽冥中苦惱之狀、父母正要問
他詳細、說自家思念他的苦楚、只見雲郎忽然變了

面孔、挺竪雙眉、怪睜突兀、大呼道、你陷我性命、盜我金帛、使我啣冤茹痛、四五十年。雖曾費耗過好些錢。性命須要還我。今日決不饒你。說罷、便兩相擊搏、滚入水中。助教慌了、喝叫僕從及船上人、多跳下水去撈救、那裏撈得。溺過人多是會水的、救得上岸、還見將仕指手揸脚、挣挫相爭、到夜方定。助教不知甚麽緣故、却聽得適纔的說話、分明曉得定然有些蹊蹺的陰事。來問將仕、將仕攢着眉頭道、昔日壬午年間、虜騎破城、一个少年子弟相投寄宿、所賫囊金甚多、吾心貪其所有、數月之後、乘醉殺死、盡取其貲、自念冤債

欺心得子竟何用鑒

在身從壯至老心中長懷不安此此見生于壬午定是他寃魂再世今日之報已顯然了自此憂悶不食十餘日而死這个兒子只是兩生一生被害一生討債却就做了鬼來討命比前少了一條又直捷些再聽小子胡謅一首詩

寃魂投托原財耗　落得悲傷作利錢
兒女死亡何用哭　須知作業在生前

這兩件希奇些的說過至于那本身受害卽時做鬼取命的就是年初一起說到年晚除夜也說不盡許多小子要說正話不得工夫了說許的爲何還有一

總在此 笑

个正話、看官、小子先前說這兩个、多是一世再世心裡牢牢記得前生、以此報了冤仇、還不希罕、又有一个轉世轉來、並不知前生甚麽的、遇着各別道路的一个人、沒些意思、定要殺他、誰知是前世冤家做定的、天理自然果報、人多猜不出來、報的更爲直捷、事見更爲希奇、小子表白來、這本話却在唐朝貞元年間、有一个河朔李生、從少時膂力過人、恃氣好俠、不拘細行、常與這些輕薄少年成羣作隊、馳馬試劍、黑夜裡往來太行山道上、不知做些甚麽（可想而知）、不明不白的事、後來家事忽然好了、盡改前非、折節讀書、頗善

詩歌有名于時做了好人了累官河朔後至深州錄事參軍李生美風儀善談笑曲曉吏事又且廉謹明幹甚爲深州太守所知重至於擊鞠彈棊博奕諸戲無不曲盡其妙又飲量儘大酒德又好凡是宴會酒席沒有了他一坐多沒興太守喜歡他真是時刻少不得的其時成德軍節度使王武俊自恃曾爲朝廷出力與李抱眞同破朱滔功勞甚大又兼兵精馬壯强橫無比不顧法度屬下州郡太守個個懼怕他威令心胆俱驚其子士眞就受武俊之節官拜副大使少年驕縱倚着父親威勢也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

邪非陰必不樂誰知

忽一日武俊遣他巡行屬郡，真个是：

嚇天嚇地，掣電奔雷，喝水成氷，驅山開路，川岳為之震動，草木盡是披靡，深林虎豹也潛形，村舍犬雞都不叙。

別郡已過，將次到深州來，太守畏懼武俊，正要奉承得主真歡喜，好教毆勸，預先打聽他前邊所經過，喜怒行徑，詳悉開得別郡，多因僭妄的言語舉動，每每觸犯忌諱，不善承顏順旨，以致不樂，太守於是大具牛酒，精治殺饌，廣備聲樂，妻孥手自烹庖，太守躬親陳設，百般整齊，只等副大使來，只見前驅探馬來報，

竊大使頭踏到了、但見

旌旗蔽日、鼓樂喧天、開山斧閃鑠生光、遶帶稜人之血、流星錘搭著出色、猶聞猛腦之腥、鐵鍊響璫琅、只等惱氣人、節節過、銅鈴聲雜沓、更無擾攘、死漢逆前來、蹂躪得地上草不生、蓊惱得麥中魂也怕、

士真既到、太守郡迎過、請在極大的一所公館裡安歇了、登時酒筵、要擺禮物、擡將過來、太守恐怕有人觸犯、只是自家一人小心陪侍、一應僚吏賓客、一个也不召來與席、士真見他謙讓豐美、禮物隆重、又且

風之症夏

夏炎人亦如酒中趣

太守謙恭謹慎、再無一个雜客敢輕到面前、心中大喜、道是經過的各郡、再沒有到得這郡齊整、禁了、飲酒至夜、士眞雖然威嚴、却是年紀未多、興趣頗高、飲了半日酒、止得一个太守在面前、唯喏趨承、心中雖是喜歡、覺得沒些韻味、對太守道、卑蒙使君雅意相待、如此之厚、欲盡歡于今夕、只是我兩人對酌、覺得少些高興、再得一兩个人同酌、劢一劢酒興爲妙、太守道、敝郡偏僻、實少名流、况兼懼剛大使之威、恐怕尊前嫌、致以他客來陪奉承、士眞道、飲酒作樂、何所妨礙、况如此名郡、豈無高賢、願得召來、幫我們鼓

話了別人反來[illegible]

一鼓趣可以盡歡、不然酒件寂寞、雖是盛筵、也覺喫不暢些、太守見他說得在行、想道別人鹵莽不濟事、難得他恁地喜歡高興、不要請个人不湊趣、弄出事來、只有李參軍風流蘊藉、且是謹慎、又會言談戲耍、酒量又好、除非是他方可中意、我也放得心下、第二个說使不得了、想了一回、方對士真說道、此間寔少韻人、可以佐副大使酒興、止有錄事參軍李某、飲量頗洪、興致亦好、且其人善能恢諧談笑、廣[illegible]投耗或者可以賜他侍坐、以迎副大使雅興、萬一不知可否、未敢自專、仰祈尊裁、士真道、使君所舉、必是妙人、召

他來看太守呼喚從人速請李參軍來看官若是說話的人那時也在深州地方與李參軍一塊兒住着又有个未卜先知之法自然攔腰抱住劈胸揪着勸他不喫得這樣呂太后筵席也罷叫他不要來了只因李生聞召雖是自覺有些精神恍惚却是副大使的的吉本郡太守命令召他同席明明白是擡舉他怎敢不來誰知此一去却似

猪羊入屠戶之家　一步步來尋死路

說話的你差了既非叫他去喫盃酒兒是个在行的人難道有甚麼言語中撞了他鬧出禍來不成看

可笑甚如來

官你聽若是冲撞了他惹出禍來這是本等的事個是為奇只為不曾說一句自自的就送了性命所以可笑且待我接上前因便見分曉那時李參軍隨命而來拘了堂望着士真就拜拜罷擡起頭來士真一看便勃然大怒既召了來免不得賜他坐了李參軍勉強坐下心中悚懼狀貌益加恭謹士真越看越不快活起來看他揎拳裸袖兩眼睜得銅鈴也似一些笑顏也沒有一句閒話也不說却像個怒氣塡胸尋事發作的一般比先前竟似換了一個人了太守慌得無所措手足且又不知所謂只得偷眼來看李參

兩人出只但怕吾太驚爲太守一人

好形容

衙。但見李參軍面如土色冷汗淋漓身體顫抖抖的坐不住迸手裡拿的盃盞也只是戰幾乎掉下地來。太守恨不得身子替了李參軍說着句把話發个甚麼。責歎出來便好爭奈二个似鬼使神差一个似失魂落魄李參軍平日裡許多風流倩俏談笑科分竟不知擲在爪哇國那里去了。是那泥塑木雕的多得。一味抖連滿堂伏侍的人都驚得來沒頭沒腦不敢説一句話只冷眼瞧他兩个光景只見不多幾時士真像个忍耐不住的模樣忽地叫一聲左右那里左右一夥人暴雷也似答應了一聲喏士真分付把

何從此時不即殺之蓋以眾未為人知也

正此為奇

李參軍拿下、左右就在席上如鷹拿雁雀、掀了下來、聽令士眞道、且收郡獄、左右即牽了李參軍衣袂、付在獄中、來回話了、士眞冷笑了兩聲、仍舊歡喜起來、照前發與喫酒、他也不說出甚麽緣故來、太守也不敢輕問、戰戰兢兢、陪他酒散、早已天曉了、太守只這一出、被他驚壞、又恐怕因此惱了他、連自家身子立不勾、却又不見得李參軍觸惱他一些處、正是不知一个頭腦、叫着左右伏侍的人、逐个盤問道、你們傍觀仔細、曾看出甚麽破綻麽、左右道、李參軍自不曾開一句口、在那里觸犯了來、因是衆人多疑心這

个緣故卻又不知李參軍如何便這般驚恐連身子多主張不住只是个顛丹抖的太守道既是這等除非去問李參軍他自家或者曉得甚麽沖撞他處故此先慌了也不見得太守說罷密地叫个心腹的祗候人去到獄中傳太守的說話問李參軍道將日的事李參軍貌甚恭謹且不曾出一句話原從處觸犯了副大使副大使為何如此發怒又且繫參軍在獄參軍自家可曉得甚麽緣故麽李參軍只是哭泣把頭搖了又搖只不肯說甚麽出來祗候人又道是奇怪只得去告訴太守道李參軍不肯說話只是一味哭

太守一發疑心了道他平日何等一个精細爽利的人今日爲何却失張失智到此地位眞是難解只得自己走進獄中來問他他見了太守想着平日知重之恩越哭得悲切起來太守也問其故李參軍沉吟了半晌嘆了一口氣纔拭眼淚說道多感君侯惓惓垂問某有心事今不敢隱嘗聞釋家有現世果報向道是惑人的說話今日方知此話不虛了太守道怎見得李參軍道君侯不要驚怪聽某敢盡情細告某自少貧無以自資衣食因恃有幾分膂力好與俠士劍客往來匆匆掠奪里人的財帛以充日用時常馳馬

腰，仍往還大行道上每月走過百來里路、遇着單身客人，便劫了財物歸家。一日遇着一个少年手執皮鞭趕着一个駿騾騾背負着兩个大袋、未見他泥重、隨了他一路走去到一个山坳之處、左右巖崖蔭僻、彼時日色將晡、前無行人、就把他盡力一推、推落崖下、不知死活、連忙急趕了他這頭駿騾到了下處、解開裹來一看、內有黃金百餘兩、自此家事得以稍贍、自念所行非理、因折節改業、閉門讀書、再不敢為非。遂出仕至此官位、從那時算至今歲、凡二十七年了。昨蒙君侯台旨、召侍王公之宴、初召時就有些心驚肉

難不知其繇自料道決無他事不敢推辭及到席間叠下一見王公之貌正是我向時推在崖下的少年相貌一毫不異一見之後心中悵惕魂魄俱無曉得冤業見在面前了自然死在目下只消延頸待刃還有甚別的說話來幸得當僕知我甚深不敢自諱而今無所逃致以身後爲托不使吾暴露屍骸足矣言罷大哭太守也不覺慘然欲要救解又無門路又想道既是有此冤業恐怕到底難逃似信不信的且看怎麽太守呼人悄地打聽副使起身了來報再伺候有甚麽動靜只來回話太守懷着一肚子鬼胎

李生空
得之報
意發這
本太守

正不知簡簡裡賣出甚麼藥來還替李參軍希翼道或者酒醒起來忘記了便好一本作之念須臾之間瀨說副大使睡醒了卻叫了左右進去不知有何分付太守叫孫去探聽只恁七顛八倒起身來便問道昨夜李某今在何處左右道蒙副大使發在郡獄土顛便趕遂這賊道在快活頭首來左右不敢稍遲來稟太守早已有探事的人飛報過了太守大驚失色嘆道雖是他見業卻是我昨日不合舉薦出來害了他也好生不忍沒計奈何只得任憑左右到獄中斬了李參軍之首

正是

[illegible]盡而　山濟鐵　之極　笑

閻王註定三更死、並不留人到四更。

眼見得李參軍做了一世冤家、今日死於非命、左右取了李參軍之頭、來士眞跟前獻上取驗、士眞反覆把他的頭看了又看、哈哈大笑、叫拿了去。士眞梳洗已畢、太守進來參見、心裡雖有些恍惚、卻妝做个不以為意的、照樣又請他到自家郡齋赴宴、逢迎之禮、一發小心了。士眞大喜比昨日之情更加款洽、太守幾番要問他昨晚緣故、不敢輕易開口。直到見他歡喜頭上、太守先起請罪道、有何說話、斗膽要請教副大使、副大使恕恭之罪、不嫌唐突、方敢啟

口士真道、使君相待甚厚、我與使君相與甚欵、有話盡情直說、不必拘忌、太守道、某本不才、幸得備員、叨守一郡、副大使車駕枉臨、下察獎政、寬不加罪、恩同天地了、昨日副太使酒間、命某召他客助飲、某屬郡僻小、實無佳賓可以奉歡、窃者某愚不揣、事私道李某善能飲酒、故請命召之、不想李某愚戇、不習禮法、觸忤了副大使、寔係某之大罪、今副大使既已誅了李某、李某已失其罪、不必說了、但某心悲鄙、竊有所未曉、敢此上問、不知李某罪起于何處、願得副大使明白數他的過誤、使某心下洞然、且用誡將來之人、

曉得奉上的禮法、不致、所錯、寔爲萬幸、士眞笑道、妾某也無罪過、但吾一見了他、便忽然激動吾心、就有殺之之意、今既殺了、心方釋然、連吾也不知所以然的緣故、使君但放心喫酒罷、再不必提起他了、宴罷、士眞歡然致謝而行、又到別郡去了、來這一番、單單只待求得一個李參軍、太守得他去了、如釋重負背、上也輕鬆了好些、只可惜無端害了李參軍沒處說得苦、太守記着獄中之言、密地訪問王士眞的年紀、恰恰正是三十七歲、方知太行山少年被殺之年、士眞已生于王家了、眞是冤家路窄、今日一命討了一

命那心上事只有李參軍知道連討命的做了夢也不省得不要說傍看的人那里得知這些緣故太守嗟嘆怪異坐臥不安了幾日因念他平日交契的分上又是舉他陪客致害了他只得自出家財厚葬了李參軍常把此段因果勸人教人不可行不義之事有詩為証

冤債原從隔世深　相逢便起殺人心
改頭換面猶相報　何況容顏儼在今

拍案驚奇卷三十　終

拍案驚奇卷三十一

何道士因術成奸　周經歷因奸破賊

詩云

妖術從來自有眞　豈容奸術恣紛紜
黃巾張角徒生亂　大寶何曾到彼人

話說唐乾符年間上黨銅鞮縣山村有个樵夫姓侯名元家道貧窮靠着賣柴爲業已亥歲在縣西北山中採樵回來歇力在一个谷口傍有一大石巋然像一間屋大侯元對了大石自言自語道我命中直恁地辛苦嘆息聲未絕忽見大石砉然豁開如洞中有一老叟羽衣烏帽鬢髮如霜扶杖而出侯元驚愕

起前拜老叟、老叟道、吾神君也、你爲何如此自苦、學吾法自能取富、可隨我來、老叟便走入洞、侯元隨他走去、走得數十步、廓然清朗、一路青花異艸、脩竹喬松、又有碧檻朱門、重樓復榭、老叟引了侯元到別院小亭上坐了、兩個童子請他進食、食畢、復請他到便室、具湯沐浴、進新衣一襲、又命他冠帶了、復引至亭上、老叟命侯設席于地、令侯元跪了、老叟授以秘訣數萬言、多是變化隱秘之術、侯元素性蠢騃、到此一聽不忘、老叟誡他道、你有些小福分、該在我至法中進身、却是面有敗氣未除、也要謹慎、若圖謀不軌、禍必喪

生。今且歸去習法。如欲見吾。但至心叩石。自當有人應門。與你相見。元因拜謝而出。老叟仍令一童送出洞門。既出來了。不見了洞穴。依舊是塊大石。迸樵採家火多不見了。到得家裡。父母兄弟多驚喜道。去了一年。多道是死于虎狼了。幸喜得還。在甚實俟。元只在洞中。得一、小宋鄰又見他服裝華潔。神氣飛揚。只管盤問他。他蹤得躲不得。一一說了。遂入靜室中。把老叟所傳術法。齋行習熟。不上一月。其術已成。變化百物。役召鬼魅。遇着草木土石。念念有詞。便多是步騎甲兵。神通既已廣大。傳將出去。便自有人來扶從。

不反不能兵

於是収好些鄉里少年勇猂的爲將卒、出入陳旌旗、鳴鼓吹、宛然像个小國諸侯、自稱曰賢聖、設立官爵、有三老、左右弼、左右將軍等號、每到初一十五、即盛飾、從謁神君、神君每見必戒道、切勿稱兵、君必欲舉事、須待天應、侯元喏喏、到庚子歲、聚兵已有數千人了、縣中恐怕妖術生變、乃申文到上黨節度使高公處、說他行徑、高公令潞州郡將以兵討之、侯元已知其事、即到神君處問事宜、神君道、吾向已說過、但當偃旗息鼓以應之、彼見我不與他敵、必不亂攻、切記不可交戰、侯元口雖應着、心裡不伏、想道出我奇術

制之有餘、且此還頭一番小敵、若不能當抵、後有太敵來、將若之何、且衆人見我怯弱、必不伏我、何以立威、歸來不用其言、戒令黨與勒兵以待、是夜游兵離元所三十里、據險扎營、侯元用了術法、游兵望來、步騎戈甲、散滿山澤、盡有些膽怯、明日游兵結了方陣前來、侯元領了千餘人、直突其陣、銳不可當、游兵少却、侯元自恃法術、以為無敵、且叫拿酒來、吃以壯軍威、誰知手下之人、多是不習戰陣烏合之人、毫無紀律、侯元一个吃酒、大家多亂擄起來、游兵乘亂太隊趕來、多四散落荒而走、剛剩得侯元一个、帶了酒性、

飛可及　也

急念不出咒語被擒住了送至上黨發在潞州府獄重枷枷着團團嚴兵衛守天明看枷中只有燈臺三个巳不見了侯元却連夜遁到銅鞮徑到大石巖見神君謝罪神君大怒罵道庸奴不聽吾言今日雖然幸免到底難逃刑戮非吾徒也拂衣而入嵓門巳閉上是塊大石侯元悔之無及虔心再叩竟不開了自此侯元心中所曉符咒漸漸遺忘就記得的做來也不十分靈了却是先前相從這些黨與不知緣故聚着不散還推他爲主自恃其衆是秋率領了人在并州大谷地方劫掠也是數該滅了恰好并州將校偶

然領了兵馬經過，知道了闇之數，直侯元極了施符念呪，一毫不靈，被斬于陣，黨與遂散。不聽神君說話，果然沒个收場。可見悖叛之事，天道所忌，若從得了道術，輔佐朝廷，如張留侯、陸信州之類，自然建功立業，傳名後世。若是萌了私意，打點起兵謀反，不成見有妖術成功的。從來張角、微側、孫恩、盧循等，非不也是天賜的兵書法術，畢竟敗亡。所以平妖傳上也說道白猿洞天書後邊深戒着謀反一事的話。就如侯元若依了神君分付，後來必定有好處，都是自家弄殺了事體。不如此明白，不如這些無主意的愚

人住此清平世界、還要從着白蓮教到處嘯聚倡亂、死而無怨、却是為何、而今說一个得了妖書倡亂被殺的、與看官聽一聽、有詩為証、

承通武藝殺親夫、反授天書起異圖、
撥亂青州旋被戮、福兮禍伏理難誣、

話說

國朝永樂中山東青州府萊陽縣、有个婦人、姓唐、名賽兒、其夫刑、少嘗夢神人授一金盒、盒內有靈藥一顆、令母吞之、遂有娠、生賽兒、自幼乖覺伶俐、頗識字、有姿色、嘗剪紙人馬廝殺為兒戲、年長嫁本縣石麟街王元椿、這王元椿弓馬熟閑、武藝精通、家道

賊心早是

日子來必好

覺兒自從娶了賽兒、貪戀女色、每日飲酒取樂、時時與賽兒說些弓箭刀法、賽兒又背他去演習戲耍、光陰荏苒、不覺陪費五六年、家道蕭索、衣食不足、賽兒一日與丈夫說、我們枉自在此忍饑受餓、不若將後面梨園賣了、買匹好馬、幹些本分走賊的勾當、卻不快活、王元椅聽得說道、賢妻倒不曾說、今日天晚了、不必說、明日王元椅早起來、寫個呈帳、交李媒為中、賣與本地財主賈包、得銀二十餘兩、王元椅就去青州鎮上買一匹快走好馬回來、去贖腰刀、自有、揀个好日子、元椅打扮做馬快手的模樣、與賽兒相別說

我去便回、賽兒說你重你面元帥叫聲慚愧、飛身上馬、打一鞭、那馬一道烟去了、來到酸棗林是那那後山、止有中間一條路、若是阻住了、不怕飛上天去、玉元帥只消守這條路上、好打劫人、不想着來這條路、上來的人、只貪近、都不見你、良不分的人、不便道白、白的等你來了、這物去、便是元帥合當悔氣、却好撞着這一起客人、便是搭連內有些油水、元帥自道造化、下了把馬一拴、拴低的一段、前後左右都跑過了、見沒人、元帥就扯開弓、搭上箭、颼地一箭射將來、那客人隊裡有個叫做孟德、看見元帥跑馬時、早已防備、

拏起弓稍撥過這箭、落在地下、王元椿見頭箭不中、殺住馬、又放第二箭來、孟德又照前撥過了、就叫漢子我也回禮、把弓虛扯一扯、不放箭、王元椿只聽得弦响不見箭、心裡想道這廝不會得弓馬的、他只是虛張聲勢、只有五分防備、把馬慢慢的放過來、孟德又把弓虛扯一扯、口裡叫道看箭、又不放箭來、王元椿不見箭來、只道是真不會射箭的、放心追來、不曉得孟德虛扯弓時、就乘勢搭上箭、扯將來、正對元椿當面說時遲、那時快、元椿却好擡頭看時、當面門上中一箭、從腦後穿出來、番身跌下馬來、孟德趕上復

是个江湖上老手段示旗新試謀其鼓妙

出刀來殺元椿、喉嚨裡連與上幾刀、眼見得元椿不活了、詩云

劍光動處悲流水　羽簇飛時送落花
欲寄蘭閨長夜夢　清魂何自得還家

孟德與同夥並五六个客人說這个男女也是纔出來的、不曾得去、我們只好去罷、不要悮了程途、一夥人自去了、且說唐賽兒等到天晚、不見王元椿回來、心裡記掛、自說道丈夫好不了事、這早晚還不回來、想必發市遲、只因我記掛、等到一更、又不見王元椿回來、只得閉上門、進房裡不脫衣裳、和衣睡、只是

睡不着、直等到天明、又不見回來、賽兒正心慌撩亂沒做道理處、只聽得街坊上說道、殺死个兵快手、賽兒又驚又慌、來與問壁賣荳腐的沈老兒做沈印時、兩老口兒說道、這個始末根由、沈老兒說你不可把真話對人說、大郎在日原是好人家、又不慣做這勾當的、又無贓証、只為因無生理、前日賣個梨園得些銀子、買馬去青州鎮上販賣、身邊止有五六錢盤纏銀子、別無甚物、只去酸棗林看得真實、然後去見知縣相公、賽兒說與沈印時一同來到、酸棗林看見王元椿屍首、賽兒哭起來、驚動地方里甲人等、

都來說得明白、就同賽兒一干人、都到萊陽縣見史知縣相公、賽兒照前說一遍、知縣相公說、必然是强盜劫了銀子并馬去了、你且去殯葬丈夫、我自去差人去捕緝强賊、拏得着時、馬與銀子都給還你、賽兒同里甲一干人等拜謝、史知縣自回、家裡來、對沈老兒公婆兩个說、嚇了沈爺乾娘、嚇到嚇得過了、只是衣衾棺槨、無從置辦、怎生是好、沈老兒說、過大娘子後面園子既賣與賈家、不若將前面房子、也去戲典與他幾兩銀子來、殯葬大郎、他必不推辭、賽兒就央沈公沈婆同到賈家、一頭哭、一頭說這緣故、賈包兒說、也哀

憐王元椿命薄說道房子你自住着我應付你飯米兩擔銀子五兩待賣了房子還我我見得了銀米急忙買口棺木做些衣服來收棄林遂將王元椿屍首了當送在祖墳上安厝做些羹飯看山人撇砌得了時急急收拾回來天色巳又晚了與沈公說叠三口兒厮傍路回家來到一個林子裡古墓間見旋出一道白光來正値黃昏時分然稚如同白日三个人見了喫這一驚不小沈婆驚得跌倒在地下孺賓兒與沈公還耐得住兩个人走到古墓中看道道光從地下放出來看見隨光將根竹杖頭兒挂將下去挂得

一拄道土就似虛的一般、旋將下去、露出一个小石匣來、賽兒乘着這白光看裡面時、有一口寶劍、一副盔甲、就叫沈公拏了、賽兒扶着沈婆回家裡來、吹起燈火、開石匣看時、別無他物、止有抄寫得一本天書、沈公沈婆又不識字、說道、要他做甚麽、賽兒看見天書卷面上寫道、九天玄元混世真經、傍有一詩、詩云、

唐唐女帝州、　賽北玄元訣、

兒戲九環州、　收拾胡天闕、

賽兒雖是識字的、急忙也解不得詩中意思、沈公兩口兒辛苦了、打熬不過、別了賽兒、自到家裡去睡、賽

只也關上了門睡方纔合得眼夢見一个道士對賽兒說上帝特命我來教你演習九天玄旨普救萬民與你宿緣未了轉你做女主醒來猶有馥馥香風記得且是明白次日賽兒來對沈公夫妻兩个備細說夜裡做夢一節便道前日得了天書恰好又有此夢沈公說却不怪我有這等事元來世上的事最巧賽兒與沈公說話時不想有个玄武廟道士何正寅在間壁人家誦經備細聽得他就起心因日常裡走過看見賽兒生得好就要乘着這機會來騙他曉得他與沈家公婆往來故意不走過沈公店裡倒大寬轉

何道意
正貪此
兄已無
乃志

徃上頭走回玄武廟裡來獨自思想道帝主非同小可只騙得這个婦人做一處便死也罷當晚置辦些好酒食來請徒弟董天然姚虛玉家童孟靖王小玉一處坐了同喫酒這道士何正寅殷勤平日裡作覷明做模樣个晚如此相待四个人心疑齊說道師傅君有用着我四人處我們水火不避報答師傅正寅對四个人悄悄的說昨夜夢見一節的事要你們相幫我做這件事我自當好看待你們決不有負四人應允了當夜盡歡而散次日正寅起來梳洗罷打扮做賽兒夢見裡說的一般齊齊整整且說何正寅安

打扮詩云

秋水盈盈玉絕塵、簪星閒雅碧綸巾、

不求金鼎長生藥、只戀桃源洞裡春、

何正寅來到賽見門首咳嗽一聲、叫道有人在此麽、只見布幕內走出一个美貌年少的婦人來、何正寅看着賽兒、深深的打个問訊、說貧道是玄武殿裡道士何正寅、昨夜夢見玄帝分付貧道說、這里有个唐某當為此地女主、爾當輔之、汝可急急去講解天書、共成大事、賽見聽得這話、一來打動夢裡心事、二來又見正寅打扮與夢裡相同、三來見正寅生得聰俊、

正時指看別處之意

心裡也歡喜說師傅真天神也前日送喪回來果然攝得个石匣盔甲寶劍天書奴家解不得望師傅指迷許到禪邊看賽兒指引何正寅到草堂上坐了又自去央沈婆來相陪賽兒忙來到廚下點三盞好茶自先个盤子拿出來正寅看見賽兒尖鬆鬆雪白一隻手拏心搖蕩說道何勞女主親自賜茶賽兒說因家道消乏女使伴當都逃亡了故此沒人用正寅說若要小廝貧道着兩个來服事再討大些的女子在裡面用又見沈婆在傍邊想道世上虔婆無不愛財我與他些甜頭滋味就是我心腹怕不依我使喚就

身邊取出十兩一錠銀子來與賽兒說央乾爺乾娘作急去討个女子如心我明日再添只要奶不要計較銀子賽兒只說不消得沈婆說賽娘你權且收下待老拙去尋賽兒就收了銀子入去燒炷香請出天書來與何正寅看却是金書玉篆解釋真機正寅自幼曾習舉業頗得文理看了面上這首詩偶然心悟說女主解得這首詩麼賽兒說不曉得正寅說唐唐女帝州頭一字是个唐字下邊這二句頭上兩字說女主的名字末句頭上是收字說收了就成大事賽見被何道點破機關心裡發將起來說道萬望師傅

正寅心虛口嚴設間求未必來術法

扶持、君得成事、將死也不敢有忘。正寅說、正要女主持擧、如何恁的說。又對賽兒說、天書非同小可、飛沙走石、驅遂虎豹、變化人馬、我和你日間演習、必致跣漏、不是要處。況我又是出家人、每日來往不便、不若夜間打扮着平常人來、演習到天明、依先回廟裏去、待法術演得精熟、何用怕人。賽兒與沈婆說、師傅高見、賽兒也有意了、巴不得到手、說不要遲慢了、只今夜便請起手。正寅說、小道回廟裏收拾、到曉便來、賽兒與沈婆相送到門邊、賽兒又說、晚間專等、不要有悞。正寅回到廟裏、對徒弟說、事有六七分了、只今夜

便可成事我先要董天然、王小玉、你兩个只扮做家裡人模樣到那里、務要小心在意、隨機應便、又取出十來兩碎銀子、分與兩个、兩个歡天喜地、自去收拾衣服箱籠、先去賽兒家裡來、到王家門首、叫道有人在這里麼、賽兒知道是正賓使來的人、就說道、你們進裡面來、二人進到堂前、歇下担子、看着賽兒跪將下去、叫道董天然、王小玉叩奶奶的頭、賽兒見二人小心、又見他生得俊俏、心裡也歡喜、說道、阿也不消如此、你二人是何師傅使來的人、就是自家人一般、領到廚房小側門、打掃鋪床、自來拿个藍秤到市上

正寅是假母娘來手

用自巳的碎銀子買些東西無非是鷄鵝魚肉時新菓子點心回來賽兒見天然拿這許多物事回來說道在我家裡怎麽叫你們破費是何道理天然回話道不多大事是師傅分付的又去拿了酒回來到廚下自去整理要些油醬柴火奶奶不離口不要賽兒費一些心看看天色晚了何正寅儒巾便服扮做平常人來拜沈婆家裡請沈公沈婆喫夜飯又送二十兩銀子與沈公說凡百事要老爹老娘看取後日另有重報沈公沈婆自腊裡會說道這賊道來得蹊蹺必然看上賽兒要我們做脚我着這婦人日裡也驗

詐得來倒作的不費氣才

捏托的做妖撒嬌捉身不住我不應承他兩个夜夢演習時也自要做出來我落得做人情騙些銀子夫妻兩个回覆道師傅但放心賽娘沒了丈夫又無親人我們是他心腹凡百事來承只是不要忘了我兩个阿正寅對天說誓三个人同來到賽兒家裡正是黄昏時分翦上門進到堂上坐定賽兒自來陪侍董天然王小玉兩个來擺列桌子下飯一面盪酒出來正寅請沈公來客位沈婆從見坐主位正寅打横坐沈公不肯坐正寅說不必推辭各人多依次坐了喫酒之間不是沈公說何道好處就是沈婆說何道好

二十兩足之謎也

處兼入些風情話兒打動賽兒賽兒只不做聲正寅想道好便好了只是要个殺着如何成事就裡生這計出來原來何正寅有个好本錢又長又大道我不賣弄與他看如何動得他此時是十五六天色那輪明月照耀如同白日一般何道說好月略行一行再來坐沈公衆人都出來堂前黑地裡立着看月何道就乘此機會走到女牆邊月亮去處假意解手扯起那物來拿在手裡撒尿賽兒暗地裡看明處最是明白見了何道這條物件累累垂垂且是長大賽兒夫死後曠了這幾時怎不動火恨不得搶了過來何道

妙得
艷之態

如何不
說起渡

道沒奈何、只得按住、再來邀坐說話、問兩个不將丢
个情眼、又冷看一看、別轉頭暗笑、何道就假裝个
要吐的模樣、把手捫着肚子、叫要不得、沈老兒夫妻
兩个會意、說道師傅身子既然不好、我們散罷了、師
傅胡亂在堂前權歇、明日來看師傅、捫別了自去、不
在話下、賽兒送出沈公、急忙關上門、畧畧溫存何道、
了、就說我入房裡去便來。一逕走到房裡來、也不關
門、就脫了衣服上床去睡、意思明是叫何道走入來、
不知何道已此緊緊跟入房裡來、雙膝跪下道、小道
該死、冒犯花魁、可憐見小道則个、賽兒笑着說、賊道

法先以此為始耶固知其不克終矣

是夜竟不演法

不要假小心。且去拴了房門來說話、正寅慌忙拴上房門、脫了衣服、扒上床來、尚自叫女主不迭、詩云

繡枕鴛衾疊紫霜、玉樓並臥合歡床、
今宵別是陽臺夢　惟恐銀燈剔不長

且說二人做了些不伶不俐的事、枕上說些知心的話、那里管天曉月高、還不起身、直天明兩个早起來打點面湯早飯、齊整等着。正寅先起來穿了衣服、又把被來替賽兒塞着肩頭、說再睡睡起來、閉得房門、只見天淵托个盤子、拿兩盞早湯過來、正寅拿一盞放在桌上、拿一盞在手裡、走到床頭傍着賽兒口、叫

女主喫早湯賽兒撒嬌撐起頭來喫了兩口就推與正寅喫正寅也喫了幾口天然又走進來接了碗去依先往上房門賽兒說好个件當百能百俐正寅說那灶下是我的家人這个是我心腹徒弟特地使他來伏侍你賽兒說這等難為他兩个又摸索了一回賽兒也起來只見天然就拿着面湯進來叫奶奶面湯在這里賽兒脫了上蓋衣服洗了面梳了頭正寅也梳洗了頭天然就請賽兒喫早飯正寅又說道去請間壁沈老爹老娘來同喫沈公夫妻二人也來同喫沈公又說道師傅不要去了這里人眼多不見湊

怎得餘妙

人來只見你走出去人要生疑且在此再歇一夜明日要去時起个早去賽兒道說得是正寅也正要加此沈公別了自過家裡去話不細煩賽兒每夜與正寅演習法術符咒夜來晚去不兩个月都演得會了賽兒先剪些紙人紙馬來試看果然都變得與眞的人馬一般二人且來拜謝天地要商量起手却不防街坊鄰里都就得賽兒與何道兩个有事了又有一等好閑的就要在這里用手錢有首詩說這些閒中人詩云

每日張魚又捕鰕　花街柳陌是生涯

閒漢多事

昨宵賒酒秦樓醉、今日幫朋進李家、

為頭的叫做馬綏、一个叫做福興、一个叫做牛小春、還有幾个沒三沒四幫朋的專一在街上尋些空頭事過日子。當時馬綏先得知了撞見福興牛小春說、你們近日得知沈荳腐隔壁有一件好事麼福興說、我們得知多日了、馬綏道、我們說破了他、賺些油水何如。牛小春道、正要來見阿哥、求帶挈、馬綏說、好便好、只是一件、何道那厮也是个了得的、有些錢鈔、又有四个徒弟、沈公沈婆得那賊道東西替他做眼、一夥人幹這等事、如何不做手脚、若是毛團把戲做得

不好非但不得東西反遭毒手到被他笑小春說這不打緊只多約幾个人同去就不妨了馬綏又說道要人多不打緊只是要个安身去處我想陳林住君與唐賽兒遠不上十來間門面他那里最好安身小牛郎今便可去約石丟兒安不着褚偏嘴朱百簡一孫兒弟兄男在陳林家取齊陳林我須自上約他各自散了且說馬綏還來石麟街來尋陳林遠遠望見陳林立在門首馬綏走近前與陳林深喏一个陳林慌忙回禮就請馬綏來裡面客位上坐陳林說連日少會阿哥下顧有何分付馬綏將眾人要拿唐賽

的奸就要在他家裡安身的事備細對陳林說一遍陳林道都依得只一件這是被頭裡做的事兼有沈公沈婆我們只好在外邊做手脚如何俟候得何道着我有一計王元椿在日與我結義兄弟彼此通家王元椿後死時我也曾去送殯明日叫老妻去看望賽兒若何道不在罷了又別做道理若在時打个暗號我們一齊入去先把他大門關了不要大驚小怪替別人做飯等捉住了他若是如意罷了若不如意就送兩个到縣裡去沒也詐出有來此計如何馬綬道此計極妙兩个相別陳林送得馬綬出門慌忙來

對妻子錢氏要說這話錢氏說我在屏風後都聽得了不必煩絮明日只管去便了當晚過了次日陳林起來買兩个量素盒子錢氏就隨身打扮不甚穿帶也自防備到得分時約一起前後各自來陳林家裡躲着陳林就打發錢氏起身是日却好沈公下鄉去了懷沈婆也不在只見錢氏領着挑盒子的小厮在後一逕來到賽兒門首見沒人悄悄的直走到臥房門口正撞着賽兒與何道同坐在房裡說話賽兒先看見疾忙走出來迎着錢氏厮見了錢氏假做不曉得也與何道萬福何道慌忙還禮賽兒紅着臉氣塞

覓何之閑門不是頭座想自恃其術故耳

上來香滯聲嘶、揩着何道說、這个是我嫡親的堂兄、自幼出家、今月來望我、不想又起動老娘來正說話未了、只見一个小厮挑兩个盒子進來、錢氏對着賽兒說有幾个棗子送來與娘子點茶、就叫賽兒去出盒子、要先打發小厮回去、賽兒進忙去出盒子時、顧不得錢氏、被錢氏走到門首見陳林把嘴一努、仍又忙走入來、陳林就招呼衆人一齊搶入賽兒家裡、拴上門、正要拿何道與賽兒、不提得他兩个妖術已成、都遁去了、那一縣人眼花撩亂、倒把錢氏拿住、房裡叫道快拿索子來、先綑了這淫婦、就扯倒在地下、只

聽說可寒笑殺

只如此是樂矣句爲恩亂

見是个婦人、那里認得是錢氏。元來衆人從來不認得錢氏、只早晨見得一見、也不認得眞錢氏。在地喊叫起來、說我是陳林的妻子。陳林慌忙分開人、叫道不是。扯得起來、䏶巴自旋得蓬頭亂鬼了。衆人喫一驚、叫道不是着鬼、明明的看見寒見與何道在這里、如何就不見了。元來他兩个有化身法、衆人不看見他、他兩个明明看衆人亂竄、只是暗笑。牛小春說道、我們一齊各處去搜、前前後後搜到廚下、先拿住董天然、柴房裡又拿得王小玉、將條索子縛了、吊在房門前柱子上、問道你兩个是甚麼人。董天然說、我兩

个是何師傅的家人又道你快說何道寶兒躲在那里直直說不關你事若不說時送你兩个到官你自去捞打董天然說我們只在廚下伏侍如何得知前面的事衆人又說道他沒處去眼見得只躲在家裡小牛說我見房側邊有个黑暗暗的閣兒莫不兩个躲在高處待我掇梯子扒上去看何正寅聽得小牛要扒上閣兒來就拿根短棍子先伏在黑地裡等小牛掇得梯子來步着閣兒門走不到梯子兩格上正寅照小牛頭上一棍打下來小牛兒打昏暈了就從梯子上倒跌下來正寅走去空處立了看小牛兒

醒轉來、叫道、不好了、有鬼、衆人扶起小牛來看時、見他血流滿面、說道、梯子又不高、扒得兩格、怎麽就跌得這樣兇、小牛說、却好扒得兩條梯子上、不知那里打一棍子、在頭上、又不見人、却不是作怪、衆人也沒做道理處、錢氏說、我見房裡床側首空着一段、有兩扇紙糊窗門、莫不是裡邊還有藏得身的去處、我領你們去搜一搜去看、正寅聽得說、依先拿着棍子在這裡等、只見錢氏在前、隊伙衆人在後、一齊走進來、正寅又想道、這花娘喫不得這一棍子、等錢氏走近來、伸出那一隻長大的手來、撐起五指、照錢氏臉上

賊老孫

一掌打將去錢氏着這一掌叫聲阿也不好了身子踉蹡而跰流出來眼睛裡都是金圈兒没得湊楚在後面跌得醒不跌倒陳袜道却不作怪我則道看見一掌打來又不見人必然是這賊道有妖法的不要只管在這里纏了我們帶了這兩个小厮逕逕到縣裡去罷只說我們被這鬼弄這一日不曾喫也饑了做些飯喫喫去見當時竹道也說得是錢氏帶着疼就在房裡打米出來去廚下做飯看丟兒說小半喫打壞了我去做走到厨下看見厲燋了邊有兩瓶好酒在那里又看見幾隻雞在灶前丟兒又說茶几殺

了喫這里方要淘米做飯、且說賽兒對正寅道你要、了、兩次、我只支要一要、正寅說怎麼叫做支一要、賽兒說、我做出你看、石丟兒一頭燒着火、錢氏做飯一頭拿兩隻雞來殺了、破洗了、放在鍋裡煮、那飯也却好將次熟了、賽兒就拆些灰與雞糞、放在飯鍋裡攪得勻了、依先盖了鍋、雞在鍋裡正滾得好、賽兒又挽幾杓水澆滅火、雞火丟兒也去作用、並不曉得灶底下的事、此時衆人也有在堂前坐的、也有在房裡尋東西出來的、丟兒就把這兩罎好酒提出來、開了泥頭、就先一碗好酒先敬陳林、喫陳林說衆位都不曾喫

一遍

我如何先喫、丟兒說、老兒先嘗一嘗、隨後又敬陳纖喫過了、丟兒又兜一碗送馬綏喫、陳林說、你也喫一碗、丟兒又傾一碗、正要喫時、被賽兒劈手打一下、連碗都打壞、賽兒就走一遭、三个人說道、作怪、就是這賊道的妖法、三个說、不要喫了、留這酒待衆人來同喫、衆人看不見賽兒、賽兒又去房裡、拿出一个夜壺來、每鍋裡、傾些尿在酒裡、依先蓋了鍋頭、衆人也不曉得、衆人又說道、雞想必好了、且撈起來切來喫酒、丟兒揭開鍋蓋看時、這雞還是半生半熟、鍋裡湯也不滾、衆人都來埋怨丟兒說、你不看灶、裡放此雞

也煑不熟、丟兒說、我燒滚了一會、又添許多柴、着得好了、纔去、不曉得怎麽不滚、低倒頭去張灶裡時、里洞洞都是水、那里有个火種、丟兒說那个把水澆滅了灶裡火、衆人說道、終不然是我們影裡人、必是這賊道又弄神通、我們且把廚裡見成下飯、切些去喫酒罷、衆人依次坐定、丟兒拿兩把酒壺出來裝酒、不開罎罷了、歸來時、滿罎都是尿騷臭的酒、陳楙說、我們三个喫時、是噴香的好酒、如何是恁的、必然那个來偷喫、見淺了、心慌撩亂、錯拿尿做水倒在罎裡、衆人鬼厮鬧、賽兒、正寅兩个看了只是笑、賽兒對正寅

尿鱉二字新甚以其爲道士之

說兩个人被縛在柱子上一日了肚裡饑趂衆人在堂前我拿些點心下飯與他喫又拿些碎銀子與兩个々來到柱邊傍着天然耳邊輕輕的說不要慌若到官直說不要賴了喫打我自來救你東西銀子都在這里天然說全靠奶奶救命賽兒去了衆人說酒便喫不得了散碎錢與了幾錢買些嗄飯兒廚下去盛飯都是烏黑臭的閒也閒不得那里喫得說道又着這賊道的手了可憐這廝無禮被他兩个侮弄這一日我們帶這兩个尿鱉送去縣裡將差了人來拿人一起人開了門走出去只因裡面喫得多時了外

還曉得是捉奸看的老幼男婦立滿在街上只見人叢裡縛着兩个俊俏後生又見陳林妻子跟在後頭只道是了一齊拎起磚頭土塊來口裡喊着望錢氏兩个道童亂打將來那時那里分得清潔錢氏喫打得頭開額破救得脫一道烟逃走去了一行人離了各鎮街逕往縣前來正值相公坐晚堂點那衆人等點了卯一齊跪過去禀知縣相公從沈公做脚賫見正寅通姦妖法惑衆擾害地方情由說了一遍兩个正犯脫逃只拿得爲從的兩个董天然王小玉送在這里知縣相公就問董天然兩个道你直說我不拷

說得眞也

天然說可笑

忌尼得恨衆害地方惟其通之婁害乃不覺不

尚非大先致孔之妙皆然

知縣亦奇事

打你董天然答應道不須拷打小人只直說不敢隱情備細都招了知縣對衆人說這姦夫淫婦還躲在家裡就差兵快頭呂山夏盛兩个帶領一干餘人押着這一干人認拿正犯兩个小厮權且收監呂山須了相公台旨出得縣門特已是一更時分與衆人商議道既是相公立等的公事這等烏天黑地去那里敲門打户驚覺他他又要逃了去怎生回相公的話不若我們且不要驚動他去他門外埋伏等待天明了拿他衆人道說得是又請呂山兩个到熟的飯舖裡賒些酒飯喫了都到蔡兒門首埋伏遮泷会也不

驚動他、怕走了消息。且說姚虛玉、孟清兩个在廟見說師傅有事、恰好走來打聽。賽兒見衆人已去、又見這兩个小厮、問得是正寅的人、放他進來、把門關了、且去收拾房裡。一个收拾厨下、做飯喫了、對正寅說：這起男女去縣裏了、必然差人來拿我與你、終不成坐待死、須先打點在這裡、等他那惱氣的來着毒手。賽兒就把符咒紙人馬旗仗打點齊備了、兩个自去宿歇。直待天明起來、梳洗飯畢了、叫孟清去開門。孟清開得門、只見呂山那夥人一齊蹤入來。孟清見了、慌忙走轉身望裡面跑、口裡一頭叫：賽兒、看有兵快

來拿人、嘻嘻的笑、拿出二三十紙人馬來、望空一撒、叫聲變、只見紙人都變做彪形大漢、各執鎗刀、就裡面殺出來、又叫姚虎王、把小皂旗招動、只見一道黑氣、從屋裡捲出來、占山兩个遮不曉得、只管催人趕入來、早被黑氣遮了、不看見人、猜見是王元椿、救吵、武藝儘去得、被賽兒一劍一个、都斫下頭來、衆人見勢頭不好、都慌了、轉身齊跑、前頭走的還跑了幾个、後頭走的、反被前頭的拉住、一時跑不脫、賽兒說一不做、二不休、隨手殺將去、也被正寅用棍打死了好幾个、又去追趕前頭跑得脫的、直喊殺過石麟橋去、

賽兒亂
狠所作

邢林之
法

賽兒見衆人跑遠了，就在橋邊收了兵回來，對正寅說：殺的雖然殺了，走的必去禀知縣。那廝必起兵來殺我們。我們不先下手，更待何時？就帶上盔甲，變二三百紙人馬，竪起七星旗號來招兵。使人叫道：願來投兵者，同去打開庫藏，分取錢糧財寶。街坊遠近人因昨日這番，都曉得賽兒有妖法，又見變得人馬多了，道是氣燄興旺，城裏城外人，喉極的，都來投他。有地方豪傑方太康、邢馬効良、戴德如四人為頭，一時聚起二三千人，又搶得兩匹好馬來，與賽兒、正寅騎，鳴鑼擂鼓，殺到縣裏來。說這史知縣聽見走的人說

賽兒殺死兵快一節慌忙請典史來商議時賽兒人馬早已蹄入縣來拿住知縣典史就打開庫藏門搬出金銀來分給與人監裡放出董天然王小玉兩各其餘獄囚盡數放了願隨順的共有七八十人列中未時有四个人原是放響馬的風聞賽兒有妖法都來歸順賽兒此四人叫做鄭貫王憲張天祿祝洪各帶小婁羅共有二千餘名又有四五十匹好馬賽兒見了十分歡喜這鄭貫不但武藝出衆更兼謀畧過人來禀賽兒說道這是小縣僻在海角頭若坐守日久朝廷起大軍把青州口塞住了錢粮沒得來不須

賽兒使付遣崇三人探之

廝殺、就坐困死了、這青州府人民稠密、錢粮廣、太東據南徐之險、并控渤海之利、可戰可守、兵貴神速、瑯陽縣雖被雜青州府頗遠、一日之內消息未到、可乘此機會、連夜去襲了、權且安身、養成蓄銳氣力完足、可以横行、寳兒說、爲見勞、人各賞元寳二錠、四表禮、權受都指揮、說待取了青州、自當陞賞重用、四人去了、寳兒就到後堂、叫請史知縣徐與史出來、說道本府知府是你至親、你可與我寫封書與、說道縣小、我在這里安身不得、要過東去、切淡上縣、必由府裡經過、恐有跡處、特着徐與史領三百名兵帙、協同防守、

作若替我寫了我自厚贈盤纏連你家眷同送回去不然初時不肯被賽兒逼勒不過只得寫了書賽兒就叫兵房吏做角公文把這私書都封在文書裡封筒上用个印信仍差知縣典史收監在衙裡賽兒自來調方大康鄭貴馬効良戴德如叫頭目驍將各領三千人馬連夜悄悄的到青州安營拔寨砲響都到青州府東門策應又亦一个係徐典史的小卒着上徐典史的紗帽圓領等候賽兒又點一班模樣的好漢協同正寅守着萊陽縣自選三百精壯兵快并董天然王小玉二人指揮鄭貫四名各與酒飯了賽兒全

裝扮掛、騎上馬、領着人馬、連夜起行、行了一夜、來到青州府東門時、東方纔動、城門也還未開、賽兒就叫人、拿着這角文書、朝城上說、我們是萊陽縣差捕衙裡來下文書的、守門軍就放下籃來、把文書吊上去、又曉得是徐典史、慌忙拿這文書、逕到府裡來、正值知府陞堂坐衙、就遞過去、呈上文書、知府拆開文書、看見印信圖書、都是真的、並不疑忌、就與遞文書軍說、先放徐典史進來、其伙人等、且住着在城外、守門軍領知府鈞語、逕來開門、說道太爺只叫放徐老爹進城、其餘且不要入去、賽兒叫人答應說、我們走

了一夜纔到得這里肚饑了如何不進城去尋些喫三百人一齊都蹿入門裡去、五六个人怎生攔得住、一攪入得門、就叫人把住城門、一聲炮響、那曼草坡的人馬都趲入府裡來、塡街塞巷、賚見領着這三百人、真个是疾雷不及掩耳、搶入府裡來、知府還不曉得、坐在堂上、等徐典史見勢頭不好、正待起身要走、被方大趕上堂、着濕知府一刀、連肩砍着、一交跌倒在地下開命、又復一刀、就割下頭來、提在手裡、叫道、不要亂動、驚得兩廊門隸人等尿流屁滾、都來跪下、康耶一夥人打入知府衙裡來、只獲得兩个美妾家

人并媳婦共八名同知通判都越墻走了賽兒就掛出安民榜子不許諸色人等擄掠人戶財物開倉賑濟招兵買馬隨行軍官兵將都隨功陞賞萊陽知縣典史不負前言連他家眷放了還鄉俱各抱頭鼠竄而去不在話下只見指揮王憲押兩个美貌女子一个十八九歲的後生這个後生比這兩个女子更又標致獻與賽兒賽兒問王憲道那里得來的王憲稟道在孝順街緘線舖孤孀家得來的這兩个女子大的叫做春芳小的叫做憐憐這小廝叫做蕭部三个是姐妹兄弟賽兒就將這大的賞與王憲做妻子看

當知爲蕭根乃知色能殺人不獨女也

瓦人去得

上了蕭韶歡喜倒要偷他與蕭韶說你姐妹兩个只在我身邊服事我自看待你賽兒又把知府衙裡的兩个美姿紫蘭香嬌配與董天然王小玉賽兒也自叫蕭韶去宿歇說這蕭韶正是妙年好頭上帶些體怕夜裡出力奉承賽兒只要賽兒歡喜賽兒得意非常兩个扌得熟了一步也離不得蕭韶那里記掛何正寅且說府裡有个首領官劉經歷叫做劉雄當時逃出府家眷都被賽兒收監在府裡虧經歷躲了幾日沒做道理處要保全老小只得假意來投順賽見見賽兒下个禮說道小官原是本府經歷自從奶奶

得了萊陽縣青州府愛軍惜民人心悅服必成大事經歷去暗投明、家眷俱蒙奶奶不殺之恩周某自當傾心竭力圖効犬馬、賽兒見他說家眷在府裡、十分疑也只有五六分、就與周經歷商議守青州府、并取傍縣的事務、周經歷說、這府上倚滕縣、下通臨海衛、兩處爲青府門戶、若取不得滕縣與這衛就如沒了門戶的一般、這府如何守得住、實不相聯、這滕縣許知縣、是經歷的表兄弟、經歷去、必然說他來降、若說得滕縣下了、這臨海衛就如沒了一臂一般他如何支撐得住、賽兒說、若得如此、事成與你同享富貴、家

叫我自好好的供養在這里、不須記掛、周經歷說道、事不宜遲、恐他那里做了手脚、賽兒忙撥幾个伴當、一匹好馬、就送周經歷起身、周經歷來到滕縣、見了許知縣、知縣喫一驚、說老兄如何走得脫來到這里、周經歷將假意投順賽兒、賽兒使來說降的話說了一遍、許知縣回話道、我與你雖是假意投順、朝廷知道不是等閒的事、周經歷道、我們一面去約臨海衛戴指揮同降、一面申聞合該撫按上司、許取賽兒日後復了地方、有何不可、許知縣忙使人去請戴指揮、來見周經歷、三個商議偽降、計策定了、許知縣又說

小侑用　得意女　妾第三　妾去

我們先備些金花表禮羊酒去賀說、贓有得地方、恐有疎失、總經歷領着一行挈禮物的人來見賽兒進上降書、賽兒接着降書看了、受了禮物、僞歷許知縣爲知府、戴指揮做都指揮、仍着二人各照舊守着地方、戴指揮見了這僞歷的文書、就來見許知縣說、賽兒必然疑忌我們、故用陽施陰奪的計策、許知縣說道、貴衙有一班女樂、小侑見不若送去與賽兒做謝禮、就做我們裡應外合的眼目、戴指揮說、極妙、就回衙裡叫出戎役王嬌蓮、小侑頭兒陳鸚兒來說、你二人是我心腹、我欲送你們到府裡去做個反間細作

若得成功，重賞我，都不要你們自去享用富貴，二人都歡喜應允了，艱措揮又做些好錦綉鮮明衣服樂器縣衙各差兩个人送這兩班人來獻與賽兒，且看這歌童舞女如何，詩云

舞袖香蔭第一春，清歌婉轉貌超群，
餘看飛處人星散，不見當年勸酒人。

賽兒一見人物標致，衣服齊整，心中歡喜，都受了，留在衙裡，每日吹彈歌舞取樂，且說賽兒與正寅相別半年有餘，時值冬盡年殘，正寅欲要送年禮與賽兒，就買些奇異吃食，蜀錦文葛，金銀珍寶，裝做一二十小

正言衣正寅捷重複能挽之乎

東、差孟清同車脚人等送到府裡來、世間事、最巧、也是正寅合該如此、兩月前正寅要去姦宿一个女子、這女子苦苦不從、自縊死了、怪孟清説是唐奶奶起手的、不可背本、萬一知道、必然見怪、諫得激切、把孟清一齊捉得幾死、却不料孟清仇恨在心裡、孟清領着這眾夜來到府裡見賽兒、賽兒一見孟清、就如見了自家裡人一般、叫進衙裡去、歎孟清又見董天然等都有妻子、又有錢財、自思道我們一同起手的人、他兩个有造化落在這里、我如何能勾也同來這里受用、自思量道何不將正寅在縣裡的所為説

遲能念之耶

孟清亦狡甚

他一番倘或賫見歡喜就留在衙裡也不見得到晚賫見退了堂來到衙裡乘間𠯁過孟清問正實的事孟清只不做聲賫見心疑越問得緊孟清越不做聲問不過只得哭將起來賫見就說道不要哭必然在那里喫虧了實對我說我也不打發你去了孟清假意口裡呪着道說也是死不說也是死爺爺在縣裡夜夜捉去拼門輪要兩个好婦人好女子送在衙裡歇標致得緊的多歇幾日少不中意的一夜就打發出來又娶了个賣唱的婦人李文雲時常乘醉打死人每日又要輪坊的一百兩坐堂銀子百姓愁怨思

要生

淫婦家
有不妨
背何不
反為都
一自天
那
取回來
何處着
瀏節

亂只怕奶奶這里不敢兩月前蔣監生有个女子果然生得美貌爺爺要姦宿他那女子不從逼迫不過自縊死了小人說奶奶怎生看取我們別得半年做出這勾當來這地方如何守得住恁小人說將小人來吊起打得幾死半月扒不起來賽兒聽得說了氣滿胸膛頓着足說道這禽獸忘恩負義定要殺這禽獸纔出得這口氣當夜天然并眾婦人都來勸道奶奶息怒只消取了老爺回來便罷賽兒說你們不曉得這般事從來做事的人一生嫌隙不知眾并了多少（何不以羞而迎與）如何好取他回來一夜睡不着次日來堂上趕開人

周經歷好做假心腹所以到底不疑

賽兒到昏

與周經歷說、正實如此渾頑不法、全無仁義、要自領兵去殺他、周經歷回話道、不知這話從那里得來的、未知虛實、倘或是反間、也不可知、地方重大、方纔取得人心、未固、如何輕易自相斷殺、不若待周雄同个奶奶的心腹去訪得的實、任憑奶奶裁處、也不遲、賽兒道說得極是、就勢你一行、若訪得的實、就與我殺了那禽獸、周經歷又說道、還得幾个同去纔好、若周雄一个去時、也不濟事、賽兒就令王憲、董天然領一二十人去、又把一口刀與王憲說、若這話是實、你便就取了那禽獸的頭來、違悞者以軍法從事、又與鄭

如此則正寅已無活法矣

一

周經歷猜細甚

天然亦如此可知何道不曾聊入自送其死

貫一角文書若教了何正寅你就擺撥縣事一行人辭別了賽兒取路望萊陽縣來周經歷在路上還恐怕董天然是何道的人假意與他說何公是奶奶的心腹若這事不真謝天地我們都好了若有這話我們不下手時奶奶要軍法從事這事如何處董天然說我那老爺是个多心的人性子又不好若後日知道你我去訪他他必仇恨幾都不着飯裡着倒遭他毒手若果有事不若奉法行事反無後患鄭貫打着竄敢見巴不得殺了何正寅他要擺撥縣事周經歷見眾人都是為賽兒的不必疑了又說我們先在外

邊訪得的確若要下手時我猜鬍爲號方可下手一行人入得城門滿城人家都是兜罵何正寅的董天然說這話眞了一行逕入縣裡來見何正寅正寅大落落坐着不爲禮貌看着董天然說拿得甚麼東西來看我董天然說來時慌忙不曾備得另差人送來又對周經歷說你們來我這縣裡來何幹周經歷假小心輕輕的說因這縣裡有人來告奶奶說大人不肯容縣裡女子出嫁錢粮又比較得緊因此奶奶着小官來禀上正寅聽得這話拍案高貞大罵道潑賊（猜得着）婆娘你斷我奪了許多地方享用快活必然又搭上

婦的了就這等無禮你這起人不曉得事體沒上下的王憲見不是頭緊緊的幫着周經歷走近前說息怒消停取个長便待小官好同話正寅又說道不取長便終不成不去回話周經歷把鬚一撚不定就人叢裡拔出刀來望何正寅項上一刀早砍下頭來提在手裡說奶奶只叫我們殺何正寅一个餘者不問鄭貫就把權攝的文書來曉諭各人就把正寅先前强留在衙裡的婦人女子都發出着娘家領回輪坊銀子也革了滿城百姓無不歡喜衙裡有的是金銀任憑各人取了些又拿幾車并綾段送到府裡來周

經歷一起人到府裡回了話、各人自去方便不在話下、說這山東巡按金御史因失了青州府、殺了濕知府、起本到朝廷、兵部尚書按着這本是地方重務、連忙轉奏朝廷、朝廷就差總兵官傳奇充兵馬副元帥、兩个遊騎將軍、黎應、來道明充先鋒、領京軍一萬、協同山東巡撫都御史楊汝待剋日進勦撲滅、錢糧兵馬、除本省外、河南山西兩省任從調用、傳總兵帶領人馬來到總督府、與楊巡撫一班官軍說朝廷緊要擒拿唐賽兒一節、楊巡撫說唐賽兒妖法通神、急難取勝、近日周經歷與滕縣許知縣臨海衛戴指揮詐

降我們去打他後面萊陽縣叫戴指揮許知縣從那青州府後面殺出來叫他首尾不能相顧可獲全勝揚巡撫說此計大妙傳總兵就分五千人馬與黎飛充先鋒來取萊陽縣又調都指揮杜總吳秀指揮六員高雄趙貴趙天漢崔球宮宣郭謹各領新調來二萬人馬離萊陽將二十里下寨次日准備厮殺鄭貫得了這个消息閉上城門連夜飛報到府裡來賽兒接得這報子就集各將官說如今傳總兵領大軍來征勦我們我須親自領兵去殺退他着王憲董天勝守着這府又調馬効良戴德如各領人馬一萬去勝

盧有兵機非可色自敗勝之雄矣

縣臨海衛三十里內防備襲取的人馬就是勝縣廳、海衛的人馬也不許放過來。周經歷將地名若說這婦人這等利害。賽兒又調方大領五千人馬先行。隨後賽兒自也領二萬人馬到萊陽縣來離縣十里就着個大營前後左右正中五寨又置兩枝遊兵在中營四下裡擺放鹿角蒺藜鈴索齊整把轅門閉上造飯喫了將息一回就有人馬來衝陣也不許輕動且等。黎先鋒領着五千人馬賊殺半日不見賽兒營裡動靜就着人來禀總兵如此如此傅總兵同楊巡撫領一班將官到陣前來扒上雲梯看賽兒營裡布置

整齊、兵將猛勇、旗幟鮮明、戈戟光耀、禍羅傘下坐着那个英雄美貌的女將、左右立着兩个年少標致的將軍、一个是蕭部、一个是陳鸚兒、各拿一把小七星阜旗、又有兩个俊俏女兵、都是戎裝、一个是蕭惜惜捧着一口寶劍、一个是王嬌蓮、捧着一袋弓箭、營前樹着一面七星玄天上帝阜旗、飄揚飛繞、總兵看得呆了、走下雲梯來、令先鋒領着高雄趙貴趙天漢崔球等、一齊殺入去、且看賽兒如何、詩云

劒光動處見玄霜、戰罷歸來意氣狂、
堪笑古今妖妄事、一場春夢到高唐、

賽兒就開了轅門、令方大領着人馬也殺出來、正迎接着兩員將鬭不到三合、賽兒不慌不忙、口裡念起咒來、兩面小皁旗招動、那陣黑氣從賽裡捲出來、把黎先鋒人馬罩得黑洞洞的、你我不看見、黎曉慌了手脚、被方大攔頭一方天戟、打下馬來、腦漿奔流、高雄趙天漢、俱被拿了、傳總兵見先鋒不利、就領着敗殘人馬、回大營裡來納悶、方大押着把高雄兩个解入寨裡見賽兒、賽兒監候在縣裡、我回軍特發落便了、賽兒又與方大說、今日雖羸得他一陣、他的大營人馬、還不損折、明日又來厮殺、不若趁他喘息未定、

先發制人，郎襲縣之故智

衆人慌張之時，我們趕到，必獲全勝。」西方大守營令康昭為先鋒，賽兒自領一萬人馬，悄悄的趕到傅總兵營前，吶聲喊，一齊殺將入去。傅總兵只防賽兒夜裡來劫營，不防他日裡乘勢就來，都慌了手脚，厮殺不得。傅總兵、楊巡撫二人騎上馬，往後逃命。二萬五千人，殺不得一二千人，都齊齊投降。又拿得千餘匹好馬，錢糧、器械盡數搬擄，自回到青州府去了。軍官有逃得命的，跟着傅總兵到都堂府來商議，再欲起奏，另自添遣兵將。楊巡撫說：「洛了三四萬人馬，殺了許多軍官，朝廷得知，必然加罪我們，我雖得脫，縣許

知縣、是个清廉能幹忠義的人、與周經歷戴指揮發曲協同、要保這地方無事、都設計詐降、而今周經歷在賊中、不能得出、許戴二人、不在本地方、不若密密兵、他來定有破敵良策、傳總兵慌忙使人請許知縣戴指揮到府計議要破賽兒一事、許知縣近前輕輕的與傳總兵楊巡撫二人說、如此如此、不出旬日可破賽兒、傳總兵說、若得如此、我自當保奏陞賞、許知縣辭了總制、回到縣裡、與戴指揮、各備禮物、各差个的當心腹人來賀賽兒、就通消息與周經歷、却不知周經歷先有討了元來周經歷見蕭韶甚得賽兒之

深心如用

蕭部亦是有志之人不爲色迷

罷、又且乖覺聰明、時時結識他、做個心腹、著實奉承他、蕭部不過意、說我原是治下子民、今日何當老爺如此看覷、周經歷說、你是奶奶心愛的人、怎敢怠慢、蕭部說道、一家被害了、沒奈何偷生、甚麼心受不忍愛、周經歷道、不要如此說、你姐妹都在左右、也是難得的、蕭部說、姐姐嫁了個響馬賊、我雖在被窩裡、也只是伴虎眠、有甚心緒、妹妹只當得了頭、我一家怨恨在何處說、周經歷見他如此說、又說既如此、何不乘機反邪歸正、朝廷必有酬報、不然他日一旦玉石俱焚、你是同衾共枕之人、一發有日難分了、不要說

被害冤仇，沒處可報。蕭韶道，我也曉得事體果然如此。只是沒个好計脫身。周經歷說，你在身伴，只消如此如此。外邊接應，都在于我。却把許戴來的消息通知了他。蕭韶歡喜說，我且通知妹子，做一路則个。計議得熟了，只等中秋夜月起乘，後半夜點天燈為號。周經歷就通流水消息與許知縣、戴指揮。這是八月十二日的話。到十三日，許知縣、戴指揮各差能事兵快應捕，各帶出兵軍官三四十人，預先去府經四散埋伏。只聽炮響，黃應周經歷拿賊。許知縣又密令親子許德來約周經歷，十五夜放炮奪門的事。許知縣知了。

不必說且說蕭韶姐妹二人來對王嬌蓮陳鶯兒通知外邊消息他兩人原是戴家細作自然留心至十五日晚上賽兒就排筵宴來賞月飲了一回只見王嬌蓮來禀賽兒說今夜八月十五日難得晴明更兼破了傅總兵得了若干錢粮人馬我等蒙奶奶擡舉無可報答今人各要與奶奶上壽王嬌蓮手執檀板唱一歌歌云

虎渡三江迅若飈　龍爭四海競長空
光搖劍術和星落　狐兎潛蹤一戰功

賽兒聽得好生歡喜飲過三大杯女人都依次奉酒

俱是不會唱的、就是王嬌、蓮代唱、衆人只要灌得賽兒醉了、好行事、陳鶯兒也要上壽、賽兒又說道我喫得多了、你們恁的好心、每一人只喫一杯罷、又飲了二十餘杯、巳自醉了、又復歌舞起來、輪番把盞灌得賽兒爛醉、賽兒就倒在位上、蕭韶說奶奶醉了、我們扶奶奶進房裡去罷、蕭韶抱住賽兒、衆人旅來相幫、擡進房裡床上去、蕭韶打發衆人出來、就替賽兒脫了衣服、蓋上被、拴上房門、衆人也自去睡、只有與謀知因的人、都不睡。只等賽兒消息、蕭韶又恐假醉、把燈剔行明亮、仍上床來摟住賽兒、扒在賽兒身上、故。

有心人亦是發心人

意着實要戲。賽兒那里知得、被蕭韶舞弄得久了、料算外邊人都睡靜了、自想道今不下手更待何時、起來、慌忙再穿上衣服、床頭拔出那口寶刀來、輕輕的撇開被來、盡力𣂏着、賽兒頸上、剁下一刀來、連肩砍做兩段、賽兒掙得兒了一動也動不得、蕭韶慌忙走出房來、悄悄對妹妹王嬌蓮陳鶴兒說道、賽兒被我殺了、王嬌蓮說不要驚動、大家造兩个就暗去襲了他、時數兒道、說得是、拿着刀來敲董天然的房門、說道奶奶身子不好、你快起來、董天然聽得這話、就睡夢裏慌忙披着衣服、來開房門、不防備被陳鶴兒

周經歷有[illegible]

蕭讓有生路

手起刀落、斫倒在房門邊、關命、又復一刀、就放了命。寇王小玉也醉了、不省人事、眾人把來殺了、眾人說、好到好了、怎麼我們得出去、蕭讓說、不要慌、約定哉、就把天燈點起來、扯在燈竿上、不移時周經歷領着十來名火夫、平日收留的好漢、敲開門、一齊湧入衙裡來、蕭讓對周經歷說、衆見黄天然王小玉、都殺了、這衙裡人、都是被害的、望老爺做主、周經歷道、不須說衙裡的金銀財寶、各人盡力拿了些、其餘山積的財物、都封鎖了、入官、周經歷又把三个人頭割下來、領着蕭讓一起、開了府門、放个銃、只見兵快應捕、其

有七八十人、齊來見周經歷說小人們是縣衙兩處差來兵快策應拿强盜的、周經歷說、强盜多拿了。我的人頭在這里、都跟我來、到得東門城邊、放三个炮。開得城門、許知縣戴指揮各領五百人馬、殺入城來、周經歷說、不關百姓事、孩兒殺了、還有餘黨、不曾勦滅、各人分投去殺、且說王憲方大聽得炮響、都起來不知道爲着甚麼、正沒做道理處、周經歷領的人馬、早已殺入方大家裡來、方大正要問備細時、被側邊一鎗搠倒、就割了頭、戴指揮拿得馬劝良戴德如陣上、許知縣殺死康眼王憲一十四人、沈印特兩月前

節用寡 兄嫂青 刑茂習

害疫病死了、不曾殺得、又恐軍中有變、急忙傳令、只說有職事的、小卒良民、一槩不究、多屬周經歷招撫、許知縣對衆人說、這里與萊陽縣相隔四五十里、他那縣裡未便知得、兵貴神速、我與蕭大人連夜去襲了那縣、爾周大人守着這府、二人就領五千人馬、殺奔萊陽縣來、假說道府裡調來的餉、去取傍縣的城上、遲放入縣裡來、鄭貫正坐在堂上、被許知縣領了兵殺搶入去、將鄭貫殺了、張天祿祝洪等慌了、都來投降、把一干人犯解到府裡監禁、聽候發落、安了民、許知縣仍回到府裡、同周經歷蕭韶、一班解發兄等

但只恐掾因人成事而已　前个擢致巡檢

首級不見傳經兵楊巡撫把覺見事說一遍巡傳總兵說足見各官神算欣喜不已就起奏捷本一邊打點回京朝廷陞周經歷做沂州州戴指揮陞都指揮蕭部陳鑾兒各授个巡檢沂州縣陞兵備副使各隨官職大小賞給金花銀子表裏王嬌蓮蕭惜惜等俱着擇良人爲婚其餘的在寨見破敗之後投降的不准投首另行問罪此可爲妖術殺身之鑑有詩爲証

四海從横殺氣沖　無端女寇犯山東

吹簫一夕悲氣盡　月缺花殘迸落風

拍案驚奇卷三十一終